语录铁生和诘问铁生

□ 陆晓娅

视觉中国供图

史铁生去世后不久，有朋友传给我一个名为“生命”的PPT，打开，里面是史铁生作品中的精彩片段，配了绝美的风光图片和音乐。我又把它传给了一些朋友，有朋友说看了很感动。

不过，比起抽离了生境、心境和语境的“语录铁生”，我更喜欢在“黑暗的心流”中苦苦挣扎、上下求索、没完诘问的铁生。

语录铁生是头顶光环坐在云端的铁生，是死了的铁生；诘问铁生是穿着不整，喃喃自语，活着的铁生。

铁生早期的作品中，求索与诘问似乎还含而不露，那时铁生在悲苦的命运中还更多地在向外看，证据是：他怀疑坐在轮椅上的自己，何以能有那么多的“生活”提供写作的源泉。

后来的铁生，变成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探险者。他拥有轮椅的困境，同样也拥有与轮椅或许无关的困惑——我们常人也有的困惑。从这一个个困惑出发，铁生一次次踏上探索的险途，有些时候甚至把自己逼上悬崖。于是，小说家铁生变成了作家铁生，作家铁生变成了思想家铁生。那些被制成PPT的“语录”，与其说是他为旅途准备的干粮，不如说是他在途中用意外发现的野果酿造的琼浆。

我不认为是因为生命沦陷在轮椅中造就了铁生。轮椅中的生命多矣，不甘对命运俯首称臣者也不在少数，海迪姐姐不也同样在轮椅上写作吗？显然轮椅和写作并非铁生之为铁生的关键因素。

那么，是什么使铁生成为了《我与地坛》之后的铁生？我想，早已有一颗种子埋在铁生身上，等待着发芽。当轮椅成为他的肉体容器，地坛成为他的情感容器之后，这颗种子破土而出了。

这颗宝贵的种子就是“怀疑”。

在我们这一代身上，怀疑是最稀缺的精神特质，是我们身上最早被扼杀、被湮灭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它何以能在铁生身上保存下来，但我肯定，没有“怀疑先生”的陪伴，铁生的后半生要浅薄和苍白很多。

怀疑让铁生不肯在既定的说辞，或者所谓的“真理”面前就范。面对那些常人不当回事、不以为然、不敢深想、不愿质疑的问题，铁生非要通过自己的诘问、自己的辩驳，缠缠绕绕，曲曲折折，一步步地踏勘，一点点地掘进，最后渐渐进入了精神世界的深处。

我想，铁生这样做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所谓的读者，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功课。至于拿起铁生的作品，并且愿意读下去的人，可能也有着某种相同的需要，至少是也在人生的旅途上感到过茫然无措，也愿意真诚地面对生命。

初次被诘问铁生抓住心魂，是读他的《爱情问题》。看到文章的题目我就吃了一惊：一个深陷轮椅的人，如何谈论爱情？要知道，那时我已经创办了青春热线，几乎每一天的电话中都少不了“爱情问题”！

《爱情问题》应该归属于“随笔”一类吧，不过我觉得自己仿佛打开的是一本充满悬念的小说，刚读就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。这种紧张来源于铁生的写法：他在抽丝剥茧地确认了“爱情不等于性，性也不能代替爱情，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”之后，就开始不断追问：“那个不等于性的爱情是什么？那个性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？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“也许爱情，就是友爱加性吸引？”“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，为什么要专一？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？”……

真是较劲哪！性、爱情、婚姻这一团乱麻，被笑为“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一说就是错”，而铁生非要把它们抖落开，逼自己给自己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答案。于是，诘问就跟着“怀疑先生”出场了：此铁生对彼铁生问难，彼铁生对此铁生辩驳。我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加入其间，或质疑此铁生的观点，或对彼铁生的回答摇头。来来往往中，走完一段不轻松的思想历程，也看到了一些美丽的风景——人类精神追求的美丽风景。

铁生最重要的作品，都带着诘问的色彩，比如他的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。我已然记不清小说的情节了，只记得读时同样也有一种心理上的紧张。我想这种紧张与情节完全无关，而与铁生在小说中借着人物去探讨的问题有关，那些问题都是“令人迷惑而激动”的。

直至铁生去世，我才开始读他的晚期作品《病隙碎笔》，虽然它早就在我的书架上。没想到，我又遇到了诘问铁生，而且是更加没完没了诘问的铁生。我与我，我们、你们和他们，天堂和地狱，残疾和爱情，生活的路途与创作的意图，人性与神性，肉身与灵魂……我想，在透析的日子里，铁生脑子里恐怕充满了问题，这些“碎笔”便是他的提问与回答。

铁生最后一部作品是《扶轮问路》，一个“问”字，就知道诘问一直伴随着铁生走向生命的终点。向生命的存在提问，或许就是铁生后半生的基本姿态。

如果有好事者对铁生的作品作一个句型分析的话，我相信，其中的问句一定所占比例甚大，而且正是这些问句在推动着文字的发展，也是这些问句在推动着铁生的生命发展——不是推向生命的长度，而是推向生命的深度。

再读铁生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伟大的作家，伟大的思想家，伟大的心理治疗家，一定不是那些自以为掌握着人生真谛、世间真理，要拯救人类的人，只有那些面对真实的世界、真实的自己，充满了困惑却又不甘心，偏要苦苦挣扎、上下求索、没完诘问的人，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有价值的思考和启迪。如铁生清楚地说过的：“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，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。”

铁生逝世10年，适逢庚子大疫，全球动荡不已。疫情带来的恐慌和不确定性，互联网带来的汹涌信息，都让人们的情绪更加动荡不安。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，有些人变得更加谦卑，不断地观察、思考与对话，有些人则变得更加执拗，钻在信息茧房里一次次地确认自己信奉的真相或真理。不知道若是铁生活着，会发表怎样的见解呢？以我看，他还是会诘问不已。

铁生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缺的。而我想，这个世界也永远充满不和谐。残缺的个体生命与不和谐的世界相遇，自然会不断产生矛盾、痛苦、纠结和困惑。否定这些内心冲突，消灭质疑、求索和诘问，真的就岁月静好了吗？我是不相信的，正如我相信不再诘问的铁生，不会写出《我与地坛》《务虚笔记》。也许，铁生教给我的，就是通过直面困惑，通过质疑与诘问，让心灵慢慢地变得深沉、博大和丰盛，那才是生命的最美丽的果实。

转过即读过？我们为何沉迷于收集书单

□ 任冠青

现代人擅长各类无伤大雅的自我欺骗，朋友圈即为众多迷惑行为的集中展示区。比如，昨天刚刚宣布开始减肥的同事，第二天就因为一顿火锅果断“倒戈”。又比如，年初立下“多读书、少看剧”的“求监督”誓言，年末则照旧对种种剧情盘点如数家珍。

最近年底又至，各大公众号都扎堆儿推出了“年度好书”“必读书目”等阅读清单，一年来战绩寥寥的朋友们也开始痛心疾首地转评道：马克了！明年一定要多读书，读好书！立此为志！时此，大家早已心照不宣：在下决心读书这件事上，感叹号的使用次数往往与真实行动力不成正比。

“马克”一词，由英文mark转译而来，意为标记一下，以备将来查看。只是大多数时候，转发的激情仅停留数秒便很快消退，被马克的书单只能默默躺在手机里侵蚀内存，静待来年书单加入成为友邻。如果说知识付费的典型心态是“买过即学过”，那转发书单的逻辑就多半是“马过即读过”，二者皆为面对知识焦虑时的应激性自我安慰。

若想把收藏书单的驱动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读书生产力，中间总是要跨越不少关口。除了懒惰、忙碌等常见理由的拖累，许多读者也有着自己的“弃单”苦衷：最初被出版社天花乱坠的营销话术所鼓动，怎料实际阅读时才发现译本极差，佶屈聱牙到不堪卒读；有些专家推荐虽然权威，却缺乏由浅入深的递进层级，动辄几百本的大部头书目，难免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……

因此，面对琳琅满目的书单推荐，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我们需不需要，而是该如何避免无所适从的跟风状态，从容地选出适合自己的阅读书目。所幸，有关书单的取舍，“过来人”们已经累积了不少经验。

众多阅读指南中，打破对“必读书单”的执念是颇有共识的一条告诫。最经典的案例，莫过于1925年《京报副刊》征求“青年必读书十种”时受到的种种吐槽。在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中，朱光潜便对此颇有微词：各人的天资、兴趣、环境、职业不同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，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、发生同样效力？鲁迅则索性一句话回绝：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。

如今，顶着“职场必读”“财务自由必读”“通往幸福之路必读”等名号的书单仍然比比皆是，处处激发着“不读后悔”的错失焦虑。可是只要稍加分析，便会发现此类书单开列者的目的实在谈不上纯粹。这时候，了解一些图书营销的“潜规则”，可以大大减缓自己盲目跟风的头脑发热症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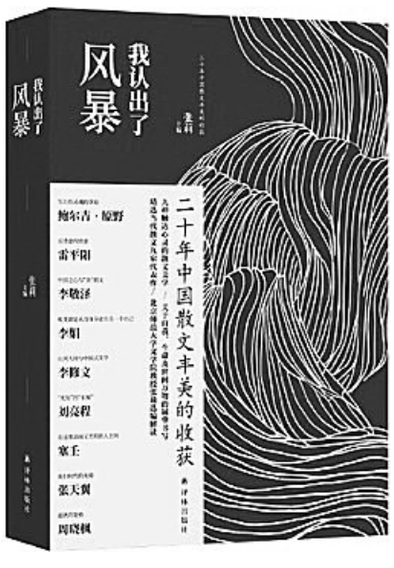
近几年，因为有朋友在出版社工作，我也得以窥探这一行业的运行逻辑。每年出版的书目那么多，想让自己策划的作品脱颖而出，当然要多费一番心思。于是，“××学扛鼎之作”“年度必读书目”“一书看懂××本质”等营销话术应运而生。每当看到他们为设计出抓人眼球的腰封、推荐语而苦思冥想时，我都会觉得有些好笑，并暗暗提醒自己：下次看图书榜单时可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轻易被这些精心策划的标语洗了脑。《书读完了》中，金克木先生强调要学会给书“相面”的说法，大概也是洞悉出版包装术后的经验之谈。

比起面貌严肃、求大求全的“必读书单”，我更喜欢的是切口细微、视角独特的“小而美”书目。比如，前段时间，张桂梅校长怒斥全职太太的新闻引发热议后，就有人适时推出了家务劳动书单和全职太太书单，其中多为《妻子们的思秋期》《看不见的女人：家庭事务社会学》等兼具反思性与可读性的书目梳理。现实中，对于女性选择等议题，人们既厌倦了过于简化的口水之争，又对深奥艰涩的学术专著心怀畏惧。这类书单的推出，便免去了不少普通读者的拣选之劳，也延展了公共话题的讨论空间。

此外，相对于“必读书单”，“这本书没大家说得那么好”“千万不要读这本书”等“不必读书单”另辟蹊径，有效发挥着集体吐槽和及时避雷的功效；“治郁良品”书单仿佛是书目治疗中的“非处方药”，心情不佳的读者们尽可随意取用；“菜市场江湖”“如何讲究地吃东西”书单展现着读书人眼中的人间烟火气；而小众如“五条人书单”，也为乐迷们提供着透视这一神奇组合的独特窗口……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说：“事实上，关于读书，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唯一建议是不要接受任何建议。”这话乍一听有些绝对，其实她更多是针对人的阅读自主性而言的。对一个已经具备了基本知识框架的读者而言，书单只是补充阅读视域、为我所用的工具，若是一味奉为圭臬、照单全收，就丧失了最宝贵的阅读独立性和探险趣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尽信书单，的确不如不要书单。

《我认出了风暴》，风暴认不出自己



□ 韩浩月

《我认出了风暴》这一书名源自里尔克的诗，“我因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”，该书主编张莉从诗句中提炼出的书名，很能代表20年来中国散文创作的本质与内核。在诸多文体当中，散文的发展一直显得平静，平静的大海最易酝酿狂风巨浪，平静的散文也是如此，在最具代表性散文作家的写作中，即使不那么敏感的读者，也早嗅到了风暴的味道。

由鲍尔吉·原野打头，以周晓枫压轴，《我认出了风暴》此外还收录了包括雷平阳、李敬泽、李娟、李修文、刘亮程、塞壬、张天翼在内共9位作家的作品，这个阵容让主编的编选意图，以及全书主题的凝练性，都得以凸显。书中的文字，都曾在不同的年份让读者产生过激动的阅读感觉，阅读一篇散文时被卷入其中是幸福的——即使，那意味着读者要付出心惊肉跳般的心力。

我读过鲍尔吉·原野的大量散文，这位蒙古族作家有着骑士般的幽默风度，但幽默仅是点缀于其文字表面的“露珠”，进入他的散文，就如同跨着马匹踏入无际的草原。一定程度上，原野重新定义了草原，他笔下的草原有着经历风雨雷电之后的静谧，不远处却又总闪烁着激情的火把。他写令人热血沸腾的走马，写回眸时让人惊心动魄的鹿，写时而忠厚时而思路清奇的马倌与牧民……这些书写无不令人身临其境。他笔下的风暴，是想象力的风暴，更是情感的风暴，他对草原的热爱，吸引了所有喜欢草原、向往草原的人。

周晓枫说，她在写作时是另外一个人，这无法不让人认同。文字里的周晓枫胆大妄为、令人退避三舍，但读过她的文章之后，就再难以忍受那些缺乏情绪的文字。周晓枫是一名典型的风暴制造者，她把风暴从遥远的地方引来，她像巫师那样精准地让风暴在某一个角落肆虐。每次风暴结束之后，她不负责打扫现场，她留下这现场让读者自己收拾，那些散落一地的、破碎的、锋利的遗留物，无法再拼凑成型，凌厉但让人迷恋。在情感场域，散文家周晓枫有着优秀小说家也没法比拟的制造冲突的能力，或许写作时的周晓枫就是冲突本身。

风暴没法认出自己，给我这个感觉的，还有居于新疆一隅的李娟，如同一生没有走出邮票大小故乡的福克纳一样，李娟也决定不离开阿勒泰。

阿勒泰很大，但李娟所需要的面积很小。她走向阿勒泰越深、越远，她的文字就越能惊动都市里的读者。和李娟给读者普遍留下唯美、清新的印象不一样，《我认出了风暴》所选李娟的文章，更直观地呈现了李娟最早的写作动力，《冬夜记》《恐惧记》《鼠居记》这三篇，无不指向一个人童年、少年时期隐秘的内心世界，那里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，都是地裂天崩式的灾难或事件，而对“心灵灾难”的书写，恰恰是成就这20年来优秀作家的主要途径。

雷平阳笔下的故乡风景，是带有锋芒的，要躲避着行走，否则会被刺伤；塞壬笔下的城市生活，有着无处不在的坚硬的刺，她拔下那一根根刺，并负责展示伤口；李敬泽是不知疲倦的穿越者，身体敏捷地捡拾着古代的文学珍珠或暗器；李修文与张天翼，都擅长把已经与未知的旅途拍扁了、拉长了，使自己成为识破所有真相但却一直停不下脚步的旅人……

《我认出了风暴》中最与“风暴”无缘的或许是刘亮程，他太宁静了，他的名字和他的村庄都太安静，看不出任何危险，但谁说“安静”又不是最令人担忧的？比起刘亮程写出的部分，或许他没有写出的那部分，在为他的写作提供着涌动的能量。

主编张莉在本书的序言中，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谈鲁迅。鲁迅是执匕首者，当然更是风暴制造者，但鲁迅时期的风暴已经被打包封存了，从五四时期的散文，到《我认出了风暴》中的散文，这本书里的作者，延续了热爱制造惊涛骇浪的传统，但风暴的外形与内部，包括气息与质感，都发生了巨变。向内写作，个体写作，让散文家从更多地看见世界，变化为更多地发现自己，就像周晓枫所说“你的身体是个仙境”一样，这20年来诸多散文家所写到的自身，都是一个不断被放大的“宇宙”，个人经验，从未如此深刻地介入散文创作。

以20年为时间界限，《我认出了风暴》给出了一个结论，书中散文作家们的创作，也成为一个新的高峰，唯有迈过去，散文写作才会寻找到新的风暴中心。

『文/夜晚的潜水艇』的新尝试

□ 城下秋

“福建多山。闽中、闽西两大山带斜贯而过，为全省山势之纲领，向各方延伸出支脉。从空中看，像青绿袍袖上纵横的褶皱。褶皱间有较大平地的，则为村、为县、为市……”

小说《竹峰寺》的语言如行云流水，让读者产生一种代入感，就好像走到拥堵不堪的都市街道中央，正当进退维谷之际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神奇伟力，让你兀地腾云驾雾，驾临到福建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上。在一些不算成功的作品里，读者只能像参观博物馆一样，只可远观。而在这篇小说里，作者仿佛为读者插上了想象的翅膀，并且就飞往何方发出建议性的指示。

散文化娓娓道来的写作手法，是陈春成短篇小说集《夜晚的潜水艇》的惊艳之处。很难想象，这种毫无矫揉之气的隽永与清幽，出自于一名1990年出生的青年作家之手。与时下直切主题、以对话为情节推动方式的流行手法不同，陈春成在创作中回归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一脉。从《山海经》，到苏东坡的散文，再到近代的汪曾祺，这种“文人创作”在字里行间的呼吸感是一以贯之的。

应该承认，如果习惯了快餐式的阅读，要进入陈春成的文学世界需要一番功夫。不光因为其文本犹如一壶清茶，只有反复细品才能尝透其中滋味，结构层面的人物关系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甚至通篇都是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。然而，恰恰是外部冲突的消减，才能摒弃浮于表面的、臃肿的浮华，进而用淡淡的笔墨从容展示人物丰盈的内心世界。

就开篇同题之作《夜晚的潜水艇》而言，全篇几乎都是“我”(画家陈透纳)的回忆录。主人公年少时拥有无所不能的想象力，甚至拥有影响现实世界的本领。他想象自己驾驶着一艘坚不可摧的潜水艇，在大洋深处所向披靡，甚至穿越到过去，拯救了自己当海洋学家的爷爷。讽刺的是，因为想象力困扰了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现实生活，他不得不想象想象力离开了自己——他的想象力太强大，以至于成功地使想象力(在想象中)一去不复返了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陈春成的创作不止于追求“讲故事”，而是将其对社会议题的思考植入其中。无论是《夜晚的潜水艇》对某些教育扼杀想象力的批评，还是《裁云记》对形式主义和唯上作风的讽刺，亦或是《音乐家》所呼吁的对艺术创作规律的遵循，都能让读者产生共鸣，读到刻画生动处也难免会心一笑。正所谓，不刻意经营故事，才能讲出最好的故事。

在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，我最喜欢的当属那篇《〈红楼梦〉弥撒》。从这本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出发，已经衍生出太多的文学作品，怎样才能不落流俗呢？作者独辟蹊径，借用了科幻文学的手法，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上谋篇布局，展现了汪洋恣肆的想象力。在小说末尾，“《红楼梦》从一切的内部奔涌而来，也终将弥散入万物”的结局，表达了一个写作者对这部伟大作品最崇高的敬意——大凡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都会经历这种历经苦难的涅槃。

我忍不住将自认为最精彩的一段摘录如下：“10多年后的一天早上，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猫突然拔出口中的竹笋，对面前的游客说：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吃笋。”

当然，作为一部文学新人的作品合集，《夜晚的潜水艇》并非尽善尽美。一些成长期创作者常见的毛病，已有不少网友在相关评论中指出。比如，几篇小说重复采用类似的概念，甚至在不同作品里出现类似“马里亚纳海沟”的相同意象。一位作家要实现更长远的成长，不仅需要在同时代创作者群体中出类拔萃，更要不断追求对自我的突破，而陈春成的创作之路究竟能够走到何种地步，不妨抱以谨慎乐观的态度。

有人分析严肃文学小说和网络小说的差异时指出，严肃文学创作是一门艺术，创作者必须追求“炼字”般的匠人精神。其实，我们无须比较不同维度的两种文学形式的高下。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创作者，保持写作应有的定力和初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在陈春成的作品里，我看到了阔别已久的那种一字一句不苟且的文人匠心，而这种匠心又因写作者的灵气而丝毫不显沉重和僵硬，在此请允许我致以一个同龄人的敬意和祝福。